



婚禮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同學

薰人的檀木伴隨著茶香，明明我們驅車來這裡時已經滿頭大汗，這迷人的香氣仍蓋過大家身上的汗臭。在這近郊地區的小屋裡，一行人圍繞著一位長髮瘦弱的女子，只見那女子跪坐在桌案前，桌上擺著一個小羅盤，幾張黃紙與朱砂筆，還有一大張紙，上頭寫滿看不懂的東西。根據朋友的說法，那個似乎被稱為「命盤」：大至宇宙的真理，小至人的一生命運，都濃縮在那張紙上。

我原本是不信命理這玩意的，但拗不過同事們的邀請，還是跟著大家來了。眼前這位長髮飄逸、仙氣飄然的女子是會計部的同事，在工作上與她有過幾次照面。與在公司唯唯諾諾的模樣不同，現在眼前的她眼神明亮，素顏加上放下頭髮，更多幾分清新脫俗之感。

一行人依序開始問問題，不外乎就是財運、事業、感情、啥時結婚、啥時有小孩、要不要跳槽？要不要分手？我原本認為這種算命都是江湖術士騙人把戲，但眼前的同事專注地聽著大家問題，埋

頭擺著命盤，向大家一一說明她在命盤上所看到的。雖然當中還是夾雜不少模稜兩可、江湖術士會用的話語，但看著她跪坐三個多小時沒有起身，也不會對大家這種沒付錢、小鼻子小眼睛的問題問到不耐煩，光這些就讓我十分佩服。

「雅筑，你是不是還沒問問題？快點換你了！」原本的我只是抱著看熱鬧心態而來，也沒想過要問什麼問題，但此時大家的目光朝著我投射而來，我只得勉強想個問題來問。

「那個，我能不能爭取到下個月公司外派的機會？」語畢，我已經聽到身旁各種低估聲。這個外派工作要去新加坡、馬尼拉還有東南亞各地分公司，時間為期三年。雖然薪資豐厚，但一來旅外時間長，二來不是去什麼美、歐、日本等國家，公司多數人基本上都不感興趣。目前也就我，和另外兩位營業部和傳銷部同事在競爭。公司裡有不少女性都打退堂鼓，有伴侶的覺得出去的時間太長，單身的也覺得不如好好投資自己。但對於我這個剛被交往超過五年的男友只說了一句不適合就分手，短時間完全不想再碰愛情的人來說，這真的是難得的機會。

隨後同事便開始擺著命盤，這一次不像先前，我的命盤似乎很快就擺好，同事不像前面回答問題時，帶著些許的推測，這次堅決地說：「不能」。這一否定讓我詫異，原本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勢在必行，那兩個競爭對手論資歷、能力應該都在我之下。

我連忙問：「為什麼不能？」這次同事沒有回答我，只是用朱砂筆在紙上寫了個字遞給我，示意我不要給別人看到。我拆開一看，寫著「婚」一個字，當下我暗笑出來，我這輩子沒想過要結婚，每一任男友都是以「不結婚」為前提交往，再加上幾個月前才分手，在這時間內結婚機率大概跟彗星撞地球一樣低。那張紙後來在離開同事家後，被我隨手丟在超商垃圾桶。

「畢竟這只是算命」我心裡這麼想。

後來我確實沒有外派出去，倒也不是結婚的關係，而是疫情。

但結婚這件事卻是真的，是我媽要結婚。

我爸在我還是嬰兒時就去世，從小到大基本上就是我與媽媽相依為命，原本以為過慣兩個人生活的媽媽，突然就碰出要結婚的消息，著實嚇了我一大跳。對象是老家鎮上水電行老闆吉哥，我雖然

很早以前就知道媽媽正在和吉哥交往，也跟吉哥吃過了幾次飯，但從未想過他與我媽會結婚，甚至說我心裡有一點排斥他們結婚。因為吉哥只大我九歲多，而他最小的弟弟和豪，跟我則是國中同學。現在看著吉哥，不知道要稱呼他是「爸爸」、「叔叔」還是平常喊的「大哥」；而看著以前常欺負我，即將要當伴郎的和豪，要稱呼他「小舅」還真是奇怪。即使桌上擺滿豐盛我愛吃的菜餚，加上媽媽熱情地招呼大家，也還是無法免除這種古怪地尷尬感。

這趟回家，除了要幫忙婚禮的相關事宜之外，還要幫忙搬家。原本我跟媽媽租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：一樓是媽媽獨自經營的美髮店，二三樓則是我跟媽媽生活的空間。研究所畢業之後我搬出去到台北工作，而現在媽媽則是要搬去跟吉哥住，打算只租一樓開店，二三樓房東則是想重新裝潢後再租出去。原本以為只有我、媽媽和吉哥三人要把各種家具、雜物從二三樓搬到貨車上要花不少時間，但沒想到媽媽一大堆朋友都來幫忙，在各種祝賀、閒聊下，原本堆積如山的東西瞬間就整理完畢並裝載上車，只剩下我房間的東西還沒處理。我房間在我搬出去前就整理過了，房裡多數家具也大都轉送給鄰居和房東，只剩下一些從小到大累積的雜物要整理。但不曉得是否是太久沒回家，每整理一樣東西都開始回想許多過去的事

情，就好比現在手裡的這本相簿，雖然照片不多，但看著跟求學階段時跟朋友出遊、活動的照片，各種點滴湧上心頭。再翻完照片後，我突然發現媽媽、或是跟我的合照並不多。爸爸很早就過世，媽媽一肩扛起重任，忙碌的生活加上不擅於表達，我跟媽媽真的沒什麼太多交流時間。我大概國中以後，除了剪頭髮、要家長簽章的東西和一些必要生活開支外，其他事情幾乎都是自己來：第一次月經來是跟同學一起去買衛生棉；週末的家事完全由我打理，因為美容院此時生意最好；平日家事我跟我媽會分工：她開店前會把衣物洗好晾乾、垃圾打包、買好生活必需品和準備早餐，而我則是放學回來將曬乾衣物收好摺好、倒垃圾、準備好晚餐等等。這樣完美分工下，讓我們精準錯過彼此的閒暇時間，能夠好好坐下，來場母女專屬的交心時間也不多。剛上大學時，同學們一放假便是返鄉，對於好不容易來到都市，滿腦子都是打工跟玩樂的我來說，完全無法理解。

「雅筑，你媽不見了！她跑去哪裡？」

「我去美容院找，你跟爸爸去水電行看媽媽在不在」我對和豪喊道，在匆忙之中沒有注意到我已經稱吉哥為「爸爸」，喜宴的餐廳離美容院有段距離，我急駛著車回到美容院，卻沒有見到媽媽的

身影，打了好幾通電話也都沒接。再過不到一小時就要開席了，媽媽究竟是跑去哪裡？我一邊打電話聯絡親友，一邊開著車漫無目的地在街上尋找。

「該邀請的親友都來了，總不會跑去別人家，那媽媽究竟在哪裏？」

記得有一次媽媽帶著年幼的我去公園玩，過了黃昏時刻媽媽也沒有催促回家，貪玩的我也就繼續玩樂，直到太陽完全落下，遠方路燈亮起，我才注意到偌大的公園只剩下我和媽媽兩人。這時年幼的我也察覺到不對勁，抱著媽媽的腳，一句話也不敢說。而媽媽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反常，繼續眺望遠方，過了不知多久，媽媽才緩緩地說：「我們回家吧」

我遠遠地就看到公園的橫椅上坐著一位穿著旗袍的女士。

「不想結婚了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」

接著是一片沉默。作為為這場婚禮出力最多的人之一，我應該要生氣一下。但在開車來的路上，回想起童年的那段往事，自己在

情場的諸多不如意，還有有意無意間聽到街訪鄰居的閒言閒語。我很清楚媽媽這一路走來的不容易。吉哥是個好人，在這短短與他相處的時間之中，我能深刻感受他對我媽媽全心全力地付出。然而，我也很清楚，只要他對媽媽愈好，媽媽就會愈懷疑這場婚禮，愈擔心辜負吉哥，愈害怕那些酸言酸語攻擊吉哥。

在過去我曾深愛過兩個男人，第一位是我前公司的主管，他答應我會解決好他的妻子、小孩的問題，我相信了他的謊言；第二位是在一起超過五年的同學，他說我們不適合，我不相信他的實話。這些痛苦讓我不再相信愛情，卻也讓我深知要珍惜那些相愛而且合適的另一半。媽媽辛苦大半輩子，她值得這份珍禮，而我會親自將媽媽的手交給吉哥，擋住那些在背後的阻撓。在看著媽媽和吉哥走入幸福殿堂後，再回過身來對那些惡意狠狠地比中指！

最後我們趕在開席前回到餐廳，吉哥，不，我要稱呼他為「爸爸」。爸爸沒有任何責備，反而還擔心自己是否給媽太多壓力。媽媽帶淚地笑著，擦拭爸爸的淚水和汗水。在台下，我看著交換戒指，白西裝的爸爸抱著紅旗袍的媽媽擁吻，好似潔白的雪地開展著一朵鮮紅牡丹。

「媽媽，你一定要幸福！」